

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社会跨越发展思想

石弘

(南昌航空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63)

[摘要] 跨越发展思想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应有之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社会发展模式:自然发展形态和跨越发展形态。而跨越发展形态,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跨越类型:常规跨越发展和超常规跨越发展。而且,社会跨越发展本质上是跨越发展生产力。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发展理论; 跨越发展思想; 超常规跨越发展; 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6-0009-04

近二十多年来,马克思的跨越发展思想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尽管马克思并没有明确提出“跨越发展”这一概念,更没有就这一问题发表过任何较有系统的意见,但我们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这一思想归于马克思的名下,并且断定跨越发展思想是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应有之义。在讨论跨越发展问题时,人们往往把它同俄国的跨越“峡谷”对上号,并认为这是马克思晚年的心血来潮之想;它造成了马克思早中年和晚年思想之间的断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中,就有过关于跨越发展思想的论述。毫无疑问,在西方资产阶级所开创的世界历史形势下,跨越发展已成为人类社会一种极为常规的发展形态。跨越发展不仅指俄国的跨越“峡谷”,而且也包括世界各个民族在各个历史环境下所发生的跨越情况。俄国的跨越发展问题不过是,马克思早期论述过的跨越发展思想,晚年在俄国运用的一个特例。因此,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跨越发展思想并非是晚年的突发奇想,更不是思想发展上的一个“断裂”。准确把握并深入推进马克思的跨越发展思想,有利于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国家更好地为正在进行的现代化服务。

一 社会发展的两种形式:自然发展与跨越发展

社会发展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国内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两种社会发展模式:自然发展(尽管名称不一,有人称渐序演进,有人称依次演进,但其内涵是一致的)和跨越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对跨越发展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杨耕在《社会发展的自然形态、派生形态与超越形态》^[1]一文中认为,当各个民族的普遍交往还处于萌芽状态,即封闭半封闭状态时,社会发展的模式以自然形态为主。当各民族开始相互交往时,自

然形态的发展模式让位于派生形态或跨越形态,后者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社会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郭祥才对跨越发展与自然发展(他称之为渐序发展)作了如下区别:跨越发展是相对渐序发展而言的,自然发展是指人类文明通过量上的渐进积累,继而实现质态的循序更替的一种发展方式,它曾经是部分先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跨越发展是指人类文明形态处于重大转型时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世界普遍交往的历史背景下,后发国家依据文明形态转型而产生的双重发展目标和任务的客观要求,通过两种不同文明形态的相互融合、协同并进,加速历史进程、提升文明形态的一种后发型发展方式。跨越发展与渐序发展的不同在于:渐序发展的发展路径是“单线性”的,是在量的渐进积累基础上,顺应自身形态内在矛盾的冲突和激化,而自然地实现质态的循序更替,因而其发展道路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自然历史”选择。跨越发展的发展路径是“双线性”的,就自身而言,其原有形态并没有发展到极限,其发展路径的改变是由先发国家文明形态的先发性与后发国家文明形态的滞后性的矛盾引起的,因而其发展道路是一种自然历史选择与主体价值选择的统一,有着很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2]冯景源也对自然发展(他称之为依次演进形态)与跨越发展进行了区分:依次演进发展是自发地和非常缓慢地进行的;而跨越发展与此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是自觉地而不是靠自发地进行的,而且是迅速的,有时是异常迅速的。^[3]事实上,就整个人类历史而言,社会发展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依次演进,不存在任何跨越发展问题。但就某个处于世界历史条件下的国家、民族社会而言,跨越发展是一种常规的发展方式。其原先处于封闭状态下的自然发展形态往往让位于跨越发展。并不是在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时刻都存在跨越发展情况。在人类的世界性交往尚未启动的孤立、封闭的状态下,

[收稿日期] 2008-10-16

[作者简介] 石弘(1973-),男,江西九江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任何民族社会的发展都只能表现为拾级而上的自然发展样态。跨越发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联系。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4]作为“器官”,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整体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在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至东欧,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有的民族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从奴隶制的“解体”中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没有世界历史的存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社会的冲击、渗透,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现象了。因为,社会形态的更替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存在不同步性,当有的民族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时,有的民族还依然停留在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从而在空间上呈现出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的局面。这就使得落后民族的跨越发展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世界范围内的交往使不同的民族之间产生了全面的关联性。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可以利用自己时代世界生产力已经达到的水平来改造自己,从而对自己比较落后的生产力进行跨越。可见,社会形态的跨越发展,关键是要借助国际条件。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会因外部因素的推动而趋于早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地步。由于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封闭状况下,“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的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6]世界交往可以把同一时代中不同类型的社会示范到时代发展的最先进状态,大大缩短自然演进的时间。进入世界交往范围内的民族就可以与全人类共享最新成果,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的时间耗费以及失败的消极后果,从而以人类已经取得的成果为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东西。需要指出的是,在社会发展中,某些民族或国家可以跨越一定的历史阶段,但它们的历史运行路线不可能是同人类历史总进程相悖的,相反,跨越的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及其规律运行的方向是一致的,社会发展的跨越性以人类历史进程的不可跨越性为前提,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规定着跨越的限度。社会发展在本质上是一元的,即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起因,经济的前提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跨越发展的

出现及普遍化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顺序性的否定。单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跨越”性是以人类历史总进程的不可跨越性为前提的,实际存在的社会形态规定着“跨越”的限度。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民族的跨越一定的社会形态,都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周围国家已经存在着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并与这种先进的社会形态进行广泛的交往的条件下实现的。正如杨耕所说:“没有罗马帝国的存在,日耳曼人就不可能跨越奴隶制而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没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及其发展,一些民族就不可能跨越封建制或奴隶制直接从奴隶社会或原始社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民族也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而直接跨入社会主义。”^[7]如果落后民族割断与世界上先进民族之间的联系,离开先进社会形态的引导,把自己局限于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小天地里,跨越发展就根本不可能存在。此外,先进民族较为发达的生产方式及其“转移”或“导入”到落后民族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较为落后民族的“跨越的限度”。

二 社会跨越发展的两种类型:常规跨越与超常规跨越

马克思在阐述他的跨越发展思想时,实际上涉及两种不同的跨越类型。一种是指落后民族跨越到当前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但又不超越这种形态,而是模仿人家。这种跨越发展较容易实现,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可以把这种跨越发展的类型称之为常规跨越发展。另一种是指落后民族甚至超越当前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直接率先进入后者即将要进入的更为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这种跨越发展要艰难得多,马克思虽然提出过这种跨越发展类型,但始终没有看到它的实现。可以把这种跨越发展的类型称之为超常规跨越发展。对这种跨越类型的区分,学术界似乎还没有人认真的研究过。这不能说不就是个遗憾。

常规跨越是指从落后状态跨越到当前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跨越方式。历史上绝大多数已成功实现跨越发展的民族都属于这种情况。这种跨越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因为有现成模式可供借鉴。处于先进社会形态发达国家的发展道路不仅为这种类型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明成果,而且其中的许多经验教训亦可成为后进国家的宝贵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后进国家反而具有一种“落后”优势,可以大大缩短发展到先进水平所需要的时间。此外,先进国家也乐于落后民族加入他们的社会形态行列。这符合先进国家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历史上这种成功跨越的例子很多,其中美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北美洲在欧洲移民到来之前仍处于原始社会,但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北美洲迅速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在美国,“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8]还有大洋洲也与北美洲的发展情形相似;在非洲,也有不少民族从奴隶社会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在亚洲,除了按这种跨越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外,有些民族还通过另一种跨越类型径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超常规跨越是指落后民族超越当前最先进的社会经济形态,直接率先进入后者即将要进入的更为先进的社会经济

形态。这种跨越极其艰难,不容易成功。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个民族成功地实现了这种意义上的跨越发展。俄国后来在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力量最弱小的国家展开的,已算不上是此种意义上的跨越发展了。马克思当年在她那里所寄予的热切期望以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了。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后,跨越它的奴隶社会制度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也不能算是成功实现这种跨越发展的例子。因为,正如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新的集中于乡村的封建制度的出现归咎于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反而主要归咎于偶然的政治因素,也就是归咎于野蛮人的多次征服及其对人口和生产力所产生的破坏作用。马克思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封建主义对于‘古代的’生产方式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说它是历史的必然结果,也不存在这种含义,即封建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阶段。相反,以农村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被描述为是由于生产力的破坏和人口的衰退而引起的倒退的结果。”^[9] 尽管这种跨越发展类型极其艰难,但马克思还是多次对它抱有热切的期望。这是一种浪漫的、打破必然性制约的、最能发挥人的自由创造精神的社会发展类型。马克思早年在博士论文中就流露出来的对自由意识的高度肯定,再次在落后民族的跨越发展论述上得以表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这种类型的跨越发展思想得到了第一次表述。面对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正在致力于完成反封建革命任务的德国,马克思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德国能否“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平,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10] 这实际上是向德国人民提出一个社会超常规跨越发展的设想。这种设想尽管非常大胆,但马克思认为它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这种可能性在于:第一,率先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英、法等国正在准备下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的更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已经指明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资产阶级的统治即将被社会主义革命所取代。第二,德国人一向重视思辨活动,有理论优势。马克思是极其看重理论的革命性作用的。他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靠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1] 第三,德国资产阶级力量软弱,难以担当反封建的革命重任。相比之下,无产阶级的力量反而更为强大,在先进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它有可能完成既反封建又反资产阶级的双重革命任务。它的必要性在于:如果德国仅只是跟在英、法等国的屁股后面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话,“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现状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衍的发辩,我还是要同没有敷衍的发辩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是按照法国的纪年,我也不会处在1789年,更不会处在当代的焦点了。”^[12] 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正处于制定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前夜,他的论述还带有较为浓郁的抽象的思辨色彩。他的理想多于现实,激情重于理性。无疑,德国人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将革命进行下

去。这使马克思后来对这种类型的跨越发展道路持一种更为谨慎的态度。当俄国人再三向他咨询俄国是否可以跨越“峡谷”的意见时,马克思的态度是不言而喻的。俄国民粹主义者的跨越峡谷的想法是和马克思早期就有的社会跨越发展思想不谋而合的。但前者带有浓重的幻想成分,根本难以实现;而马克思要清醒、要理性得多。尽管马克思在内心里是举双手赞成俄国走跨越峡谷的发展道路,理性而谨慎的态度还是使他为跨越峡谷的现实性提出了极为艰难的条件。这些条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1)俄国必须有一场革命以阻止在农村公社内部已蔓延起来的私有制因素。(2)必须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的文明的肯定成果,尽快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跨越峡谷,必须首先跨越生产力。(3)必须实现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补,而这是跨越能否成功的关键。在马克思看来,单独在落后的俄国一国之内,是不可能实现跨越构想的。这个条件是艰巨的,也是极其冒险的,但是通过艰苦的努力,这个条件是有可能达成的。这个条件达成之后,成功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可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虽然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最深层的动力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因而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的运动,但他还是相信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主观能动的创造力量。这是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阐发的自由意识思想的自然延续。那种认为马克思晚年在对俄国的跨越峡谷问题的看法上,同他早期的世界历史思想撞车的观点,显然是对马克思的严重误读。但是,俄国人同样令马克思感到失望;他们根本就没有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去发动社会变革,他们错过了世界历史给予他们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俄国后来在列宁的领导下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实上与马克思的跨越峡谷的设想相去甚远,决不能把列宁的想法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超常规跨越发展比常规跨越发展确实要困难得多。后一种跨越发展无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极高的生产力,也不会受到先进国家的阻挠,相反还有可能得到它们的引导和扶持,又有现成的模式可供借鉴,因而道路要好走得更多。而超常规跨越发展的艰难性表现在:第一,必须首先跨越发展生产力。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支持,高级的社会形态就不可能得到维持。事实上,跨越发展生产力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它需要整个社会结构的升级换代,它作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在短期内怕是难以实现的。第二,这种跨越发展道路,不但得不到先进国家的支持,反而会遭到它们的敌视和围剿,因为新型社会是和它们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严重不相符的。

马克思的超常规跨越发展思想尽管没能得以实现,但它所提供的“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3] 这种方法论上的意义却对后人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跨越发展的本质是跨越发展生产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所有制关系可以跨越,而生产力是无法跨越的。这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结论。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决定的,没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支持,跨越后的社会所

有制关系就好比空中楼阁。事实上,马克思的跨越发展思想首先是建立在跨越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反问那些反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人说:“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14]当然,并不是所有情况下的生产力都可以跨越发展。马克思也同样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一样,它作为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一个前后相继、因果转换和拾级而上的动态过程,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可能跨越的。关键是要区分什么样的生产力。如果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讲,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确实是不可超越的。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人们只能继承它、利用它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离开或取消它。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尤其是对于每一代生产力的先行者来说,都必须在继承前一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拾级而上,而不可跳过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不要说人类无法从石器时代跳到自动化时代,就是从蒸汽时代跳到自动化时代也绝无可能。但是就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民族的社会发展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超越个别生产力发展阶段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条件就是世界历史的出现。世界性的普遍交往使得同一时期一切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具有共时性的意义,社会生产力可以突破各国原有的水平而发生“移植”。这种由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会改变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尤其是技术发明创造)的重复性、单线递进性,所以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5]国际交往的存在,决定了落后国家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通过一定的形式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发生实际的联系,并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超越,进而建立先进的制度体系,实现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的确,由于科学技术与生产日益国际化,因而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发展就不仅受本国生产状况的制约,而且也受到全球科学技术和生产状况的影响。这种国际间的相互作用,便有可能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在生产力发展上的独特道路,即有可能使某些国家、民族利用世界先进技术的成果来实现生产力个别发展阶段的超越。这种超越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由于世界经济技术联系改变了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

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客观上存在可跨越性,以及社会生产关系的跨越必须以社会生产力的跨越为基础,马克思晚年才坚决反对俄国民粹派“农民社会主义”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空谈俄国农村公社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要使农村公社真正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就必须对它进行改造,使之摆脱原始的特征,成为与现代化大工业结合在一起的更高

层次的公有制形式。而对俄国农村内部事实上存在着的土地公社占有制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之间的生产力差距,马克思反复强调俄国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时间上并存关系的空间意义——俄国可以从横向上移植和借鉴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性成果,通过与世界市场建立贸易联系,用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实现从小生产规模的经营和操作向大机器工艺技术形态的升格,从而使其内部的生产力由原来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接近并追赶先进国家的状态,只有这种与外来的先进生产力相结合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承受处于“跨越”状态的生产关系。显然,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世界市场和世界普遍的交往已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了一个全球互动的体系,从而能够给落后国家的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在先进国家的示范作用下,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有可能把世界生产力坐标与本国生产力坐标结合起来,利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实现自身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否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可跨越性,相反他正是从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可跨越性上来考虑社会所有制形态的可跨越性的。马克思晚年对俄国问题的思考已向我们指明:在历史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下,我们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作用中,探寻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道路。这一科学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耕. 为马克思辩护[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46-47.
- [2] 郭祥才. 马克思主义跨越发展理论与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J]. 中国社会科学, 2003, (6).
- [3] 冯景源. 人类境遇与历史时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52.
- [4] 列宁.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 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0. 273.
- [5]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83. 61-62.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107-108.
- [7] 杨耕. 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J]. 教学与研究, 1992, (1).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4.
- [9] 莫里斯·迈斯纳.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25.
- [10] [11][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9. 9. 3.

最后,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之间的矛盾。从时态分类,文化手段可分为传统手段与现代手段。所谓传统手段是指历史上曾经普遍使用过的工具或手段。所谓现代手段,是指现代社会普遍使用的工具或手段。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在传统手段向现代手段转变时期,必然发生矛盾与冲突。老年人习惯于采用传统手段,而对现代手段不熟悉,往往采取抵制或蔑视的态度。而青年人易于接受新事物,而一旦掌握现代新手段,往往会迷恋新手段,摒弃传统旧手段。在当代社会,网络技术是一种现代新手段,它的产生和推广,给传统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传统文化及其手段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网络将世界各国的计算机联系为一个巨大的信息系统,成为当代最先进的文化手段。网络的日益普及,不仅改善着人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和交往方式,而且正在逐步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精神世界。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江泽民指出:“互联网是开放的,信息庞杂多样,既有大量进步、健康、有益的信息,也有不少

反动、迷信、黄色的内容。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的重要阵地。”^[2]各种文化正在利用互联网进行激烈的争夺。我们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增强在互联网上的正面宣传,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力,努力掌握网上文化斗争的主动权。

综上所述,文化冲突根源于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文化客体的内在矛盾、文化手段的内在矛盾。其中,文化主体的内在矛盾是产生文化冲突的最根本原因。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从文化主体、客体和手段的内在矛盾入手,深刻认识文化冲突的根源,进而把握文化冲突的本质和规律,有效解决当代社会的文化冲突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97.
- [2] 江泽民.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 北京:中央文化出版社,2002. 413.

On the Origin of Cultural Conflict

LI Chao - chao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harmonious culture needs to discuss 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 which lies in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al subject, cultural object cultural means. Among them, the inner contradictions of cultural subject is the fundamental reason. Only deeply understanding and correctly handling these contradictions, can the problems of the present social culture conflict be basically solved.

Key words: culture conflict; origin; culture main body; culture object; culture means

(上接第12页)

[13]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 北京:人民出

版社,1963. 435. 431.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s Acro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inking

SHI Hong

(Nanchang Aviation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China)

Abstract: Across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the true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Marx's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actually contains two models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ural shape and form of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for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types of bounds: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community is essentially a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bounds.

Key words: Marx; theo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ideological; extraordinary development by leaps and bounds; productivity